



# 凤舞石家河

□ 熊启文

凤,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图腾之一,也是楚文化的主要象征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凤,神鸟也……出于东方君子之国,翔翫四海之外。”

玉凤作为与神灵沟通的玉神器,拥有它的人是拥有权势的部族首领或有通神职责的巫觋。登录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,搜索“玉凤”,位列第二的是“玉凤佩”,图文并茂,“玉凤佩,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(约公元前2500—前2100年),最大径4.9厘米,1955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出土”。

来到湖北天门市,我走进石家河文化考古研究中心。站在偌大的沙盘前,石家河遗址群全貌一目了然。经实地测量,石家河遗址面积已达8平方公里,中心区域约4平方公里,为石家河古城,跟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。据考古证实,四千年前,这里已具备城市功能区划。遗址中心的谭家岭,则是王族权贵的生活区,也是宫殿区。三房湾为专业制陶作坊区,印信台是祭祀区。邓家湾有大量的陶塑品,是祭祀区,也是墓葬区。而出土凤鸟形透雕玉佩的罗家柏岭,则为玉器加工坊区。此外,枯柏树是纺织区,严家山为石器加工厂。一个个遗址区如同拼图,和谐地拼成一个整体。

指着沙盘,移动光标,石家河镇原住村民熊绎讲解起来,行云流水。

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首席专家赵辉1989年首次来石家河,熊绎接待过他。从分析聚落结构入手,赵辉断定,石家河是一个典型的聚落遗址,是目前长江中游面积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等级最高的史前城址和聚落群,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。城池的修筑是石家河古城成为文明中心的重要指标。石家河古城周边,呈半月形分布有17个城址,规模远小于石家河古城,包括大悟土城、安陆王吉溜、孝

感叶家庙、黄陂张西湾、应城陶家湖、天门龙嘴、荆门马家垸等。一幅高度发达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文明图景,在江汉平原上生动铺展。

那是一个冬天,从京山挖石龙水渠过境石家河时,一次偶然,使石家河遗址露出端倪。1955年,由北大文博学院、湖北省博物馆、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在此开展考古发掘,北京派来的张云鹏教授任队长。石家河遗址上的玉器陆续被发掘,在一个瓮棺里还发现了玉器的废料以及一个石英钻头。这里先后出土玉器近500件,大多工艺娴熟、造型成熟。普遍采用圆雕、透雕、减地阳刻、浅浮雕线刻等工艺,有玉人头像、玉蝉、玉凤、玉龙、玉璜和玉琮等形制,被专家认为标志着一个史前玉作的巅峰,代表了一个中国玉文化发展空前绝后的时空坐标。

展墙上,有“石破天惊”玉器对比图示。石家河文化玉器主要类分为装饰品和生产工具。生产工具有纺轮和刀、锛、凿。装饰品以人面、虎面、蝉、鹰、凤和龙为题材。经专家对比,石家河文化玉器中,如带獠牙的人头像、凤和鹰等,在加工方法和纹饰特征上,与山东龙山文化的作品十分相似。而良渚文化中流行的玉琮,在石家河文化中也有发现。又如,陕西榆林石峁出土的玉虎、玉鹰就与石家河出土的相似,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以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,能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找到对应。而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纵目、蒜头鼻、阔嘴、短颈和双眼穿孔等特征,跟三星堆青铜器物种有跨越时空的“相似”,其中内涵与三星堆文化表达一脉相承。

凤起石家河。1955年,对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进行发掘时,在一土台的南边水沟里,张云鹏发现一件团着身躯的玉凤文物。因太过精美,令人惊艳,且玉作技术高超,当时考古界不敢相信它与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时代,初步判断它属西周遗物,后来才被修正为新石器时代。玉凤在红山文化中早

有出现,它具象,像天鹅,或一只真鸟。而石家河玉凤形象饱满却抽象,接近于现代人眼中凤的模样,雷同于楚文化中的凤形象。

1956年,张云鹏将玉凤带回北京,后来交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。随着合并组建,玉凤便翩然飞入国家博物馆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在《发现中国凤》中动情写道,这件玉凤包括新近发现的对鸟(双凤)玉佩,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对凤怀有特别的情感认同,他们应是神凤最初缔造者……石家河玉凤开凤纹之先河,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凤形象,其造型影响中国后来几千年凤鸟艺术发展,因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凤”。

熊绎兴奋地说,石家河玉凤的真容是他去年才见的。2024年7月,凤回故里,石家河玉凤首次在天门博物馆展出。展柜里,玉凤矗立,黄玉质地,鸡骨白色,首尾相衔,腰琢圆孔,静静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尊贵。

同期,我们有幸见到被誉为凤鸟“姐妹花”的“妇好玉凤”,它出土于安阳殷墟遗址之中。相比较而言,妇好玉凤尺寸更大,造型舒展,呈侧首回身状,头顶增加齿脊状冠,使凤鸟造型更具王者之相。两个地域,分属中原文明和长江文明,可是妇好玉凤的造型特点和雕琢工艺,却与石家河玉凤极为相似,即使相隔时间久远。凝聚着先人心血,穿越三千年光阴,两件玉凤同时展现,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猜测和遐想空间。

走出考古研究中心,置身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,但见农田连阡,阡陌交通,寻常乡间景象中,不时闪现仿古建筑和厚重的考古主题墙绘。不远处,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拔地而起。方形外观,圆形内置,辉映“城、玉”相间独特景致。熊绎指着高处说,馆顶高约13米,穹顶造型构思源于咱们石家河玉凤。

莫非,这是让凤鸟沐浴天风,翱翔于石家河,恒远诉说长江中游文明生生不息,滚滚向前。

## 独特而深情的乡土书写

□ 贺有德

几乎所有作家都对自己的故乡一往情深。土家族知名作家温新阶也是如此,他一直在深情书写自己的故乡——鄂西长阳一个叫“乐园”的村庄。继获得第七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的散文集《他乡故乡》,获得第七届、第九届湖北屈原文艺奖的散文集《乡村影像》和《典藏乡村》之后,其最新散文集《乐园志》依然是写故乡。

《乐园志》分为四辑,第一辑“地名的隐喻”写故乡独特的地名,第二辑“草木的芬芳”写故乡独特的草木,第三辑“风情的花朵”写故乡独特的风情,第四辑“人生的咏叹”写故乡人独特的人生咏叹调。

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,时代性是《乐园志》最显著的特征。无论写人还是叙事,《乐园志》都是以乐园为圆心,为支点,多元化呈现新时代“旧貌换新颜”的乡村画卷。

《乐园志》里的小人物群像,有其个性,也有其共性,均展现得淋漓尽致。《今年清明是否有雨》里的“合作医疗之父”覃祥官、《万义所长》里的覃万义医生、《乙亥人》里的刘维菊、《听诊器和唢呐》里的李兴成、《大医生》里的覃春大医生、《雷雷割猪》里的邓正周……这些人物的不同命运令人印象深刻。《家住曹家湾》里的覃文阶是最具代表性的,他从小身患小儿麻痹症,但是坚强、聪明,动手能力强,会做步枪、玩陀螺;中学毕业时居然能背《汉语成语词典》,在当地轰动一时;因为身体原因未被师范学校录取,当民办教师又因遭遇被辞退;他以乐园合作医疗为背景创作出长篇小说《山湾草药房》(后改名《山花报春》),却又因遇上“文革”最终未能出版;他的妻子突发宫外孕,又被医生误诊,撒手人寰……其命途多舛,饱经磨难,却始终没有屈服于命运,依然顽强生存。《乐园志》里的小人物同时又有其共性:勤劳淳朴,心地善良,豁达大度,团结互助,虽平凡而卑微,但也不缺快乐和尊严,“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光亮”,生活在乐园的人,发生在乐园的事,为乡村振兴进行曲作出

了生动的注脚。

温新阶笔下的乐园,从地名到草木,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性,独特之中极富知识性。“草木的芬芳”一辑中的草木,铜鼎锅、铁鼎盖的柿树、老鸦歇的漆树、攀附大树的野葛,还有《乐园花事》中写到的野樱花、木瓜花、映山红、鸢尾花,以及《草木萋萋》中声势浩大的群芳谱——芫荽、猫儿薹、香椿、胡枝子、木瓜、山胡椒、鱼腥草、玉簪花……可谓满园草木,满眼芳菲。

书中对乐园独特的乡土风情的描写,也十分令人沉迷。比如“栽秧饭”“腊月影像”“流水席”,还有“哭嫁”“跳丧”“乐园女子”“背窑货”等,在温新阶笔下活灵活现,让人既觉新奇,又眼界大开。作者如此描述哭嫁的场景:“打厢桌,铺锦缎,瓜子、花生、核桃、板栗、麻糖、酥糖、杂糖、娃谷糖,白瓷碟子摆了一溜……安排妥帖,玉珍一拍手,九个姑娘往厢桌边一坐,哭嫁就开始了。”读着这样灵动的文字,使人如临其境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。

《乐园志》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知识性,也呈现出多样的文学性。作者以独特的语言为载体,灵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法,亮点纷呈。

《从上河到白岩》开头直奔主题:“几十年没有到上河了。”然后开始写上河,从视觉写碧水、苞谷、猕猴桃、小洋楼,从听觉写苞谷叶的摩擦声,从嗅觉写嫩苞谷的馨香,从“路过上河的人”和“姑娘爱嫁不上河”进行侧面描写;然后插叙与上河的渊源和“让人记忆的人和事”,夹叙夹议,极富诗意图和画面感;然后写三人修路,一波三折,扣人心弦;然后写眼前的白岩村,现实版的“桃花源”,乡村振兴主题凸显;最后呼应开头,“灰线千里”不露痕迹。在《草木萋萋》中,作者笔下的草木,总是与人物命运联系起来,一种草木引出一个故事,颇令人玩味。

温新阶的乡土书写,不断突破自己,但始终秉承着“乡愁不愁、初心如初”——纵然偶尔也有乡愁浮现,但旧貌换新颜的喜悦和歌颂始终是主旋律。其直抵人心的乡情书写,很好地诠释了“文学是精神的故乡,故乡是生长的文学”。

## 总有别样的冬

□ 倪霞

天是突然变冷的,加之连日阴雨,猝不及防地感冒了。以往感冒,只要在初期对症服药,很快就刹住了车。而这一次,先是咽喉疼痛,接着咳嗽。特别是到了晚上,咳嗽持续不止,让人辗转难眠,恍惚间,不禁让我想起,小时候每到冬天就爱咳嗽的往事……

母亲生下我还未满月,疼爱母亲的姑妈就去世了。姑妈是父亲的姐姐,父亲十岁丧母,姑妈如娘。母亲因过度悲伤,奶水消失殆尽。嗷嗷待哺的我,在母亲想尽办法下渐渐存活,但却落下体质多病的毛病。

小时候,记忆深刻的是,一到冬天就咳嗽。常常咳得上气不接下气,咳得气喘吁吁,咳得身体痉挛……虽然父母都工作在医院,可母亲更偏爱从老中医的祖父那里学来的偏方。每当我咳时,母亲就急急地把我抱到火盆边,加大炭烧大火,然后拿出两块棉垫,替换着烤,直到烤烫了快速塞到我的肚子,隔着一层内衣的胸前和腹部,瞬间能感到那种热烫带来的舒畅和给气感,仿佛肉体接上了生命的气息。两片棉垫不停更换地烤,不停地给我换,那种热烫的暖,一直暖到五脏六腑,让咳嗽止住,让僵硬的身体缓和过神来。如此循环反复,弱弱的我才能无恙地走过冬天。

有一年冬天咳得格外异常,偶尔我发现痰中带血,母亲急急拉我到医院里黑黑的透视房,透视片出来了,透视医生王伯伯郑重其事地去告诉父亲:“肺门淋巴结核!”这六个字被我深深记住了,小小年纪竟然对生死有了担忧。那个年代,肺结核可是不算好的病,幸亏父母的细心呵护,才保住了我的小命。

那几年,冬天咳得厉害时,除了吃药,两块棉垫轮流烤敷几乎是每一天的必备课。除了“煨肚子”(母亲语),母亲还有一个止咳的“方子”是糯米伴蜂蜜。蒸一小碗纯白色糯米,起锅时加上一大勺黏稠的蜂蜜,一边搅拌一边吃,热烫烫从咽喉到胃里,这去寒清热的“卫士”,暖暖滋养着我,让小小肉身恢复元气。

跌跌撞撞中,我竟然也慢慢长大了。特别是上初中后,咳的毛病竟基本消失了。

长大后读《红楼梦》,书中也有多处写黛玉的咳嗽病。其中第三十五回写道:“黛玉近日又复咳嗽,觉得比往常又重。宝玉来望他,黛玉道不中用,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。说话之间,已咳嗽了两三声。”第四十五回中,宝钗探望黛玉,说起这病症来,宝钗告诉黛玉“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,冰糖五钱,银铫子熬出粥来,若吃惯了,比药还强,最是滋阴补气”。黛玉说自己每年犯病,请大夫,敷药,人参肉桂,已经搁了个天翻地覆的,这会子再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,未免太多事了……

读着这些文字,我常想,无论是燕窝粥还是人参肉桂,哪比得上一位母亲在孩子身上给予的温暖?如果黛玉不是在贾府寄人篱下,而是在娘亲的身边过平常人的日子,也许就不会是后来多病多愁的黛玉。

于女性,无论是做女儿还是做母亲,今生今世,付出的爱与温暖,最是胜过千金。在我感冒咳嗽的那几天,每天用大女儿为我买的“暖宝”代替棉垫暖肚子。不日是我的生日,母亲为邻,早早提前买了几样吃的东西过来,然后带着父亲回老家小住去了。生日那天,母亲打来电话,嘱我生日吃点好东西。生日后的次日,咽喉疼痛完全消失,咳嗽也渐渐缓和,久雨且住,冬日暖阳亦露出了笑脸……

## 东湖 19 (2025年 第37期)

## 徽州三叠

□ 李映华

### 一叠:文脉如织



徽州的风,总裹着墨香与岁月的厚重。这方被黄山与新安江滋养的土地,是一座活着的“徽文化”博物馆——从程朱理学的哲思,到新安画派的笔墨,从徽派建筑的榫卯,到徽州三雕的匠心,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中国人对“雅”与“礼”的极致追求。

休宁这片“状元故里”,自宋至清走出了19位状元。唐皋寒窗十载,以“愈读愈有味”的韧劲摘得状元;金德瑛凭才学折服乾隆,成为士大夫的典范;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以“由训诂以明义理”的治学精神,在学术领域开辟新境。而黄思永这位清光绪六年状元,在仕途正盛时毅然弃官从商,成为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最佳注脚。

徽商,这群被称作“新安大贾”的商人,早已超越了商人的定义,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史上的独特存在。“无徽不成镇”是对他们商业能力的最高认可。但徽商最本质的特征,却是“贾儒结合”——他们赚钱后不忘本忘本,将财富化作滋养文化的清泉:捐资兴学、刻书藏书、修方志邀讲学,让徽州成为文化交流的重镇。正是这样的坚守,让徽州走出了无数人才,也让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。

### 二叠:古村如画

若说徽文化是一卷长轴,那徽州的古村落便是轴上最动人的画。呈坎、宏村、西递、南屏……这些散落在群山间的村落,不是静止的古迹,而是活着的诗篇。

这些村落的美,从不是随意地堆砌,而是巧夺天工的设计。宏村如一头静卧在青山绿水间的水牛,牛沼是“牛胃”,南湖是“牛肚”,穿村而过的水圳是“牛肠”。白墙黑瓦倒映碧波,宛如流动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清晨时分,薄雾缭绕,木槌声与鸟鸣交织,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了下来——这是宏村独有的“水韵”,也是徽州人“天人合一”理念的最好体现。

徐霞客曾在游记中盛赞呈坎“一村双溪,环绕如带,风景绝佳”。这座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八卦村”的古村落,

徽州的美,更在人间烟火里——那棵矗立在歙县深渡镇漳潭村的古樟树,便是最好的见证。这棵树已有1022年树龄,树干粗壮得需七八人合抱,枝叶如伞,覆盖了两亩多地。相传汉代名臣张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后,辞官归隐,途经歙县,见此地山清水秀,便种下了这棵樟树。千百年过去,古树依旧枝繁叶茂,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守护着徽州的岁月静好。

夜宿木梨硔的徽民居,是种奇妙的体验。民宿由百年老宅改造而成,保留了徽派建筑的原貌:木窗上雕着花纹,床上铺着蓝印花布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头香气。深夜时分,推开窗,山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,抬头是满天繁星,低头是山下村落的点点灯火,仿佛置身于银河之间。这样的景色,足以让人忘记世间所有的烦恼。

徽州的烟火气,最终还是要落到“吃”上。臭鳜鱼,这道徽州名菜,是徽州人智慧的结晶。相传过去徽商外出经商,路途遥远,便将鳜鱼用盐腌制,再用木桶装好带走,经过数天的运输,鱼身发酵产生独特的香气,却愈发鲜嫩。如今,臭鳜鱼已成为徽州的“名片”,肉质紧实,味道醇厚,配上毛豆腐、笋干烧肉,再喝一口新安江酿的米酒,满口都是徽州的滋味。

徽州三叠,叠叠是传奇。它告诉我们:真正的文化,是融入生活的血脉,是无论走多远都能让人想起“故乡”二字的温暖。

## 油籽·籽油

□ 秦和元



家乡人把乌桕树叫“油籽树”,这称呼里透着朴素的实在,饱含农人对其果籽的看重。这看重,是浸在骨子里的,关乎生计,也连着岁月。满畈都是油籽树,印象最深的是,村东土岗上的那些大树。

土岗被开垦成梯地,地里,冬春的小麦,夏秋的红薯,长势都不好;坡地上,乌桕树却很旺盛。这些大树很壮硕,树干乌黑,粗糙,虬枝盘曲。深秋,“乌桕霜满树红”,叶片由绿转黄,由黄变红,最后有的红得发紫。尤其夕阳西下时,斜阳普照,光线透进枝叶的缝隙,整个乌桕林就像一座色彩绚丽的辉煌宫殿。但“此间好景无人识”,家乡农人关心的是油籽。

入冬以后,树叶落尽,乌青的壳壳脱光,满树的壳枝上,都是一簇簇洁白的油籽,每枝都有好几簇,像一朵朵棉花,像一团团白云。生产队会很快派工采收,不然会被白头翁等鸟雀啄食。人们爬上树,用装有铰链的长长的竹竿,将乌桕籽一簇簇地铰下来,枝头光秃秃的,地上则像铺了一层蓬松的白雪。女人们把一簇簇油籽理整齐,用糯草扎成小把,再将细枝一支支抽出,粒粒珠玉滚落筐中。

树上总会长出一些不结果的公枝,这些枝条呈青灰色,比老枝的颜色浅淡得多,细长细长的。有经验的老农会特意去掉其枝梢,让它们变得光秃秃的。经过这样处理的枝条,第二年就会乖乖地结出一簇簇果实。经过油籽和公枝的树,远远看去,就像高超的理发师给它们理了个“平头”,透着一种利落的精气神儿。

生产队收获后,树上总有没铰干净的油籽,这些都是宝贝,我们一点点地从树枝上采下来,一粒粒地从土坷垃里拣出来,积攒着,拿到供销社去卖,买回几本小人书,或必备的文具。

在大队的榨油房里,炒锅呈四十度角砌入墙壁,背面添加柴火,正面炒作。油籽倒入炒锅,用一支蛾眉月状的木抄把,不停地推动,洁白的油籽升上去,翻卷,落下,逐渐加热,乌黑发亮,原先蜡状的油脂熔化成油液,从炒锅下部边缘的细孔,流入白铁桶。油籽一锅锅地炒,铁桶一桶桶地接。一桶满了,拉到旁边,脂油冷却凝固成皮油,倒出来的